

我家的开学训话会

八月的最后一天,电视机关掉了,遥控器孤零零躺在茶几一角。

奶奶是第一个开口的。她先是清了清嗓子,像给即将到来的“训话”拉开一道幕布。她转向我,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:“孩子开学了,当爸妈的可得上心。一日三餐马虎不得。早上别图省事就塞两块面包,要煮粥,要蒸蛋,七点钟必须端上桌。”我坐在沙发边缘连连点头,像个小学生在接受训导。奶奶又转向媳妇,话的力度一分没减:“换季衣裳该添就添,别等孩子冻着了才想起来。被褥要勤晒,鞋子要备两双换着穿。孩子病了,受罪的是孩子,操心的可是你们。”爷爷在一旁始终沉默着,直到奶奶说完,他才闷闷地补了一句:“你们小时候,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。”这句没有训诫意味的话,却让整个客厅忽然沉静下来。

训话的“接力棒”递到媳妇手上时,媳妇走到孩子身边轻声说道:“到了学校,第一件事

就是听老师的话。铃响了要抓紧时间进教室。课堂上要积极发言,争取当个好学生。”每一句说出口,我都能感觉到媳妇声音里那种刻意板正的温度。孩子把目光从妈妈那里挪到我脸上,小声问:“如果我不够好呢?”这个问题让我一愣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这样战战兢兢地问过父母类似的问题。那时候母亲是怎么回答的?她说“你尽力就好”。可此刻,我却把这句话咽了回去,说了另一句:“你肯定能做好。”孩子也没再多问,默默回自己房间了。看着孩子的背影,我心里忽然空落落的——那些铿锵的叮嘱之下,是不是还有什么更重要的话,被我忘记说出口了?

真正密集的“训话”发生在手机微信里。一年级的班主任张老师建了班级群,从暑假最后一周开始,消息提示音就没有停过。“各位家长好,请孩子记住自己的编号,站队时按编号顺序。”“课间活动请走右侧,上厕所要举手报告。”“报到时

请带齐下列物品……”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,她还在群里发了一张手绘的教室座位图,每个名字旁边都画了一朵小小的太阳花。一位家长回复:“张老师辛苦了。”她秒回:“不辛苦,等孩子们来了,教室里才热闹呢。”我想象她此刻大概正坐在台灯下,一遍遍念着四十个陌生的名字,试图在见面之前就把每个孩子都装进心里。隔着屏幕,我都能听见一个新老师对孩子的期许。

夜深了,客厅彻底安静下来,可那些话还浮在空气里。

媳妇起身去关孩子房间的灯,他却还没睡。“妈妈,”他在黑暗里说,“我想快点见到张老师。”被子外面,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听媳妇转述的那一瞬间忽然明白——这场“训话”会最动人的部分,原来是在最后。所有的交代、叮嘱,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:所有爱他的人,都早已准备好,用不同的“训话”,合力为他铺一条健康成长的路。

[河南·洛阳] 孙嘉诚

故乡菜园是我 最柔软的牵挂

故乡老屋后,半亩菜园,是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一想起清晨菜叶上的露水、傍晚篱笆边的晚风,鼻尖仿佛萦绕着泥土的气息。

去年中秋回乡,推门便见爷爷蹲在石墩上,握着竹耙给萝卜松土。这片菜园,他已侍弄近四十年。见我回来,他直起腰,捏起刚拔的萝卜,在衣角蹭去泥土递过来。咬一口,脆嫩清甜。

爷爷领我走过豆角架,随手摘根嫩豆角递到我口中。童年记忆浮现:儿时的我总蹲在架下摘食豆角,曾踩倒菜畦里的小葱,爷爷从不责备,只把我抱起,摘来熟透的西红柿剥好喂我。

角落几株玉米,爷爷说霜降后掰下风干,冬天煮玉米粥,还记得我偏爱这一口。奶奶来采菜,专挑熟透开裂的西红柿,说炒鸡蛋最鲜香。爷爷夏日天未亮便来浇水,照料菜园如同照看孩童。午餐全是园中的菜,暖意直抵心底。

离别时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,车子驶出村口,后视镜里,爷爷握着竹耙立在篱笆边,久久目送。 [辽宁·朝阳] 王波

Z 最美祖孙照



游览始祖山

我和老伴带小孙女游览河南新郑始祖山风景区。始祖山海拔793米,我们边登边赏景。

登顶后,老伴抱起小孙女,在“黄帝迎日峰”景点留影纪念。

[河南·郑州] 李朝云

“谜语”奶奶

奶奶虽识字不多,却会猜很多有趣的谜语,每当夏夜乘凉,我和小哥哥常搬个小板凳,坐在她身边,听故事、猜谜语。

奶奶的谜语生动有韵味,谜底都是日常所见之物。“青石板,石板青,青石板上钉银钉。”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第一个谜语。小时候猜谜爱问:“我家有吗?”奶奶提示:“抬头就能看见。”抬起头来只见繁星闪烁,谜底找到了,快乐无比。

一次,我随奶奶去镇上,要翻过两座大山,走二十五里山路,为了不使我感到疲乏,奶奶边走边出谜语:“黄岩坡上一棵树,摇呀摇得动,拔呀拔不起。”我想呀想呀,猜不出。奶奶说:“别光低着头想,朝田里看看。”转过头去,只见田头拴着一头大黄牛,正摆动尾巴驱赶蚊蝇,我惊喜地嚷道:“是牛尾巴!”

在路过一个小山村以后,奶奶又出了个谜语:床前一对雀,走起路来咯咯咯,白天胀鼓鼓,晚上空壳壳。猜!是哪种?

我侧脸:“是斑鸠!”

奶奶摇头。斑鸠走起路来是“咯咯”地叫,但它飞在你床前来了吗?

这就怪喽,我抓耳挠腮,但也只能在有限的生活空间搜寻。是“是苞谷!”奶奶笑:“怎么说是苞谷呢?”“苞谷在坡上是‘胀鼓鼓’的,晚上在堂屋剥了壳,不就成了‘空壳壳’啦!”

奶奶说,聪明!但只想到一些,苞谷会“咯咯”叫吗?“它怎么不叫?在坡上掰它的时候,喀嚓一声就断了!不像在咯咯地叫?”奶奶说,要有“走路”就咯咯地叫,要有“晚上空壳壳”,还要在“床前”等要素,要顺着这个往下想。

我猛然醒悟:“鞋子!鞋子!”奶奶进一步解释,鞋子穿起来是不是“胀鼓鼓”呀?走起路来,是不是“咯咯咯”地叫呀?脱掉了,是不是“空壳壳”呀?摆在床前,是不是“一对雀”呀?

就这样,我们一边欣赏大自然美景,一边猜谜,不知不觉就到了镇上。每当忆及儿时奶奶的谜语,心中顿亮一片清辉。奶奶的谜语,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我的记忆里,到了晚年也难以忘却。

[广西·钟山] 陆明华

孙子给我当 剪报“搭档”

我是个剪报迷,剪报编“书”是个细活,孙子心灵手巧,何不让孙子给我当剪报“搭档”?

当我把想法告诉孙子时,他满口答应。在准备好一大摞报纸、剪刀、胶水和剪贴本之后,我们做了明确分工:文章的挑选、取舍、粘贴由我担纲,孙子负责把挑选、标注过的文章剪下来。报纸在他的小手中上下翻飞,瞬间“脱颖而出”,让我很是惊讶。有了孙子做帮手,我的剪报“工程”进度明显加快;这还不算,我们原先定好每天投入“剪报”的时长不超过两个小时,孙子嫌不过瘾,还主动要求加班延时……

自从孙子成了我的剪报搭档,他增添了兴趣,减少了玩念,特别是爱看电视、刷视频的毛病也改了。不过在我看来,通过剪报“书”、互动交流,爷孙俩增长了知识,扩大了视野,感情也愈发融洽。这份收获,弥足珍贵。 [安徽·六安] 汪云寿

隔代情深 共享天伦